

JUN WANG HE FANG

# 君往何方

[波]显克微支著 梅汝恺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 君往何方

〔波兰〕显克微支著

梅汝恺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 QUO VADIS

Henryk Sienkiewicz

根据 J. M. DENT & SONS Ltd.

LONDON 英文版本译出

## 君往何方

〔波兰〕显克微支 著

梅汝恺 译

责任编辑：龚绍忍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497,000 印张：25.125 印数：1—8,000

统一书号：10109·1995 定价：3.05元

新书目：85—13

## 前 言

获一九〇五年五届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历史小说《君往何方》，是杰出的波兰爱国作家显克微支笔下的一朵艺术奇葩。作品反映的是，公元一世纪中叶，早期基督教运动在罗马兴起时所经历的悲壮的斗争，揭露了世界知名的暴君尼禄·凯撒的骇人听闻的暴行，同时也描写了尼禄·凯撒王朝的可耻的覆灭。

关于早期基督教，恩格斯曾发表过两篇权威性的论著，即《启示录》和《早期基督教的历史》。评价早期基督教的革命性，恩格斯每每拿它和国际工人运动相比拟。他说：“在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里，有些值得注意的与现代工人运动相同之点。基督教和后者一样，在其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sup>①</sup>人们若以《君往何方》对照，情况确实如此。小说里边的那众多的基督徒，如欧利西乌斯、格劳克乌斯、那舍罗斯、蜜莉艾姆、列纳斯、使徒彼得，以至曾是上层人物而后被罗马强权“征服或驱散”的王家遗孤莉姬娅、爱克蒂等人，他们无一不是被压迫者。早期基督教的革命性，正是由广大教徒的受奴役的社会地位决定的。恩格斯更论证说：“基督

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遭受迫害和排挤，它们的信从者被放逐，被待之以非常法：一种被当做人类的敌人，另一种被当做国家宗教、家庭、社会秩序的敌人。可是不管这一切，甚至时常还直接由于这些迫害，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都胜利地、势不可挡地给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②恩格斯甚至直截了当地论证，早期基督教在性质上是“社会主义”的。他指出：“在罗马皇帝时代土地占有大集中的情况下，在几乎纯粹由奴隶构成的当时的工人阶级受着无限痛苦的情况下，”③“这个‘社会主义’在它当时可能的程度上，确实是存在过，甚至还取得了统治地位——其形式就是基督教。只是这种基督教由于历史的先决条件，也不能是别个样子，希望在彼岸世界里，在天国，在死后的永生里，在据说不久必将到来的‘千年王国’里实现社会改造，而不是在这个世界里。”因此，恩格斯肯定，早期“基督教同任何大的革命运动一样，是群众的创造。”④而它的“所有这些观点都敌视当时的制度，敌视当局。”⑤对于以描写早期基督教斗争生活为主体的小说《君往何方》，我们当然也不能把它看做是一部描写宗教或迷信的小说，而应把它看做是人民群众反罗马强权、反罗马暴政的可歌可泣的革命运动。我们甚至不妨作这样的估量，如果说，公元前七十年代斯巴达克斯领导的奴隶起义，是企图以武装斗争形式反罗马强权，反罗马暴政，那么早期基督教运动，则是企图在精神领域里从思想上实现这一目的。实际是人民革命的一种斗争形式或手段。恩格斯指出：古代“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活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形式，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感情来说，要掀起巨大的风

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sup>⑦</sup>早期基督教先驱者们，发出“时日曷丧？余及汝偕亡”<sup>⑧</sup>的奴隶怒吼，呐喊着：“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sup>⑨</sup>在小说《君往何方》里给反复描述的主教克利斯浦斯，他那慷慨激昂，他那与罗马帝国的不共戴天，他最后的宁死不屈，正该看做是罗马奴隶的仇恨的化身。论说《君往何方》，我们自然会想起乔万尼奥里的名篇《斯巴达克斯》。作为反罗马强权、反罗马暴政为主题的传世佳作，《斯巴达克斯》和《君往何方》，无论就历史背景，或就揭示历史主题的重大性、深刻性，或就作品的艺术造诣，它们都堪称是姊妹篇。我们绝不能因为《君往何方》写的是早期基督教，而对其战斗意义等闲视之。

在《君往何方》里，显克微支成功地塑造了两个光彩夺目的青年男女形象，那就是贵爵公子维尼西乌斯和女基督徒莉姬娅。恩格斯指出：“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每一次大的革命运动中，‘自由恋爱’问题总要提到重要地位。”哀感顽艳、生死不渝的维尼西乌斯和莉姬娅间的情爱，正是由于在早期基督教对罗马强权和暴政展开你死我活斗争的这一“大的革命运动”的光照下，而完全赋予了革命的内容。他们间的情爱线索，总括起来，大致有三方面值得一说：

一、男女双方是在斗争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以互爱为前提的两性关系。在古罗马时代，在上层社会里，普遍盛行的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多妻制，纳妾，蓄养情妇，都被认为是正当的。身为帝国执政公子的维尼西乌斯和作为覆灭的小邦公主莉姬娅的

关系，在阶级上原是不平等的。（莉姬娅的人质地位，实际上等于一名女奴）维尼西乌斯之爱莉姬娅，开头仅只为其美色所动。他之要得到她，纯然是纳妾式的占有。但维尼西乌斯经受了一次、再次、三次、四次的挫折，接受了早期基督教“爱人如己”的平等思想，逐步确立了和莉姬娅间的纯真的情爱，这样，占有与被占有的两性关系，逐步嬗变为生死不渝、祸福与共的互爱关系，革命精神取得胜利。显克微支在小说中通过展开极其绚丽的、夺人心魄的情节，以优美的笔触，揭示这对青年男女互爱关系的生活美质，从而构成小说里最抒情、最瑰美的篇章。

二、这种情爱要求不以追求单纯的情欲为目的，而是要求以共同的思想意识、生活理想、政治态度为基础。早期基督徒莉姬娅的性格，在这方面表现得十分纯真，十分坚强，为了坚持教义原则，不受屈辱，莉姬娅尽管对维尼西乌斯怀有挚爱，但她还是毅然出亡，不要殿阙楼台、荣华富贵，不要升歌宴舞、酒绿灯红，甚至不惜和寄情极深、相依为命的寄父母断绝往来，在底层基督徒社会里，甘贫如飴。当她二次和维尼西乌斯相遇，尽管两情缱绻，但她一旦发现维尼西乌斯内心跳动的仍然是一颗极其利己的罗马人心肠，用阶级分析说法，那就是残暴的奴隶主心肠，莉姬娅便又再次出奔。直到维尼西乌斯通过多次考验，真心真意皈依了“爱人如己”的平等教义，在思想意识、生活、政治态度和莉姬娅取得高度统一后，双方才结合为终身伴侣。小说这些方面的描写，突现出人物的高尚情操。

三、这种情爱，其最后达到的高度，是革命的平等原则，

不允许有任何男尊女卑。这种情爱的持久性，深刻性，是至死靡它的。如不达目的，对双方来说，都是最大的痛苦，最大的不幸。莉姬娅被捕，囚禁死牢，身罹重病，奄奄一息。维尼西乌斯以贵爵之尊，乔装运尸贱奴，混进死牢与莉姬娅相会，那段生离死别的描述，美得简直就是诗。

成功的文学艺术作品的爱情描写，每每是生活的三棱镜。从这面三棱镜里，往往非常深刻地揭示出一定历史时期的上层建筑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变革的实质。就以维尼西乌斯和莉姬娅恋爱的平等观而言，其实质正是奴隶制社会意识形态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列宁指出：“在反对旧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小说《君往何方》，对维尼西乌斯和莉姬娅的爱情描写，他们最后的结合，令人信服地肯定，这一对苦难的青年男女，在时代的变革中，终将会成为新兴阶级力量的代表，从而成为野蛮的、荒诞的、可耻的罗马奴隶制的掘墓人。恩格斯指出：“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人民的起义中，宗教外衣只是用来作为进攻陈旧经济制度的旗帜和掩盖物，陈旧的经济制度终归被摧毁，为新的经济制度所取代，世界向前迈进。”<sup>⑩</sup>对照小说人物维尼西乌斯，在皈依了“爱人如己”的平等教义后，马上便释放了家中的奴隶；罗马大火时，他返回罗马，在拯救莉姬娅的激越情绪中，他甚至想到奴隶英雄斯巴达克斯，想到用基督教义改造帝国，甚至想到他是否可以振臂一呼，揭竿而起，带头埋葬尼禄，埋葬罗马帝国的残暴的奴隶制。这些描写都相当形象地揭示了早期基督教在西方革命运动中的具有实质意义的进步作用。而身为爵主华贵的维尼西乌斯

之所以能被改造，当然并非仅仅出于他的自变，也并非完全出于他个人的所谓人性的纯良，这实是由于阶级斗争和群众革命运动的形势促成的，是由风起云涌的被压迫人民反对罗马暴政的革命运动的大形势决定的。“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因而统治阶级内部个别人物出现分化叛逆，也就有了可能。维尼西乌斯这个人物塑造得很可爱，他之被改造，虽略带牧歌式，但整个看来毕竟是可信的。人们认为维尼西乌斯作为统治阶级内部的个别被分化的人物，堪算得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浮标。这个人物显示了罗马奴隶主阶级永世长存的幻想的破灭，是奴隶主阶级最终要走向灭亡的知秋一叶，也是病树前头万木春中代表新兴阶级的一木，确实有其典型意义。这个人物是《君往何方》里边，为作家描写得很鲜明、很动人、很成功的艺术形象之一。

《君往何方》里，另一个塑造得呼之欲出的人物是佩特罗尼乌斯。这位“风流贤宰”，给写得聪敏睿智，玩世不恭，风流洒脱，豁达大度，博学娴雅，既是唯美派，又是“怀疑论者。”（即古典的唯物论者。）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基督教的教义，一进入这位智者视野之下时，其糟粕部分立即纤毫毕露。他把基督徒的苦修来世，说做是“做死神之奴”，他执着于现世，肯定“生命之可贵，就在于生命本身。”甚至见到流星之雨横扫天际，他都跟自己说：“就算这些殒星里边有一颗是我的，起码我也能好整以暇，泰然待之。”因此，他能说：“保罗要想使我信服，便是他口才再好，也属白费劲。他应该理解，

象我这样的人，是不能承认他那样的教义的。”显然，这是一个连死都不畏的无神论者的庄严态度，在他的面前，基督教的所谓“天国”，“彼岸世界”，“死后的永生”，简直都变得不值一顾，不值一驳。佩特罗尼乌斯并非作家蓄意粉饰的理想人物，这种人物古代确有。恩格斯指出：在“古代世界里有强烈的自发的唯物主义者的人”<sup>⑩</sup>，他们“把人世生活看得比冥土生活宝贵得多，希腊人则宁可把死后的永生看做是一种不幸。”<sup>⑪</sup>佩特罗尼乌斯正是这样的人物。塑造这样一个可爱可亲的人物，值得人们注意，因为他显示出显克微支的世界观的清醒方面。

《君往何方》中的暴君尼禄的形象，是成功的艺术典型之一。显克微支写这个人物，基本上是根据史实的，因而是现实主义的。虽然乍看之下，尼禄的荒唐、愚昧、残暴，好象是给漫画化了的，但不，生活原形正是如此。人们不妨以苏联史学家狄雅可夫和科瓦略夫主编的《古代世界史》为借鉴，对照《君往何方》中的尼禄，就会发现，显克微支确实是笔笔有据。甚至连他临死时的那声慨叹：“多么伟大的一位艺术家要死了！”史书也记录在案。由此可见，显克微支的现实主义具有何等的精确性。论证这点是有意义的。而对于作家来说，尼禄形象的塑造，有其明显的古为今用的意图。显克微支的祖国波兰，早在十八世纪便已灭亡了。恩格斯总结波兰覆灭的历史，曾这样认为，波兰人“他们一直受压迫，受奴役，遭到破产”，<sup>⑫</sup>而“压迫他们的，主要是他们自己的所谓斯拉夫兄弟”，即沙皇俄国。因此，恩格斯说：“波兰人对俄国人的仇恨甚至超

过对德国人的仇恨——他们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做。”<sup>⑭</sup>如所周知，沙皇暴君尼古拉一世，当年在俄占波兰横行霸道，其罪行是罄竹难书的。沙皇对波兰爱国志士血腥镇压，“监视波兰人民，禁止有嫌疑的报纸和书籍，逐渐禁止波兰语言的使用。”<sup>⑮</sup>更“压迫他们的宗教，”<sup>⑯</sup>竭力要“彻底消灭一个伟大的民族的灵魂。”<sup>⑰</sup>欧美舆论直截了当都以“尼禄”称呼“尼古拉一世”，把“尼古拉敕令”称为“尼禄敕令”，<sup>⑱</sup>画龙点睛说明此点，无非为的更好地阐明《君往何方》的主题思想。

我们肯定早期基督教的革命性是必要的，但充分估计其反动性同样也有必要。恩格斯早在《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里，就曾雄辩地指出这一教义的消极性，反动性。例如，早期基督教追求的所谓“死后的永生”，恰恰正是诱使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离开对剥削者的现实斗争，而转向于幻想方面，这种消极性质，必不可免地会使基督教从劳动者、被压迫者、下层人民和奴隶的宗教，蜕化为任何阶级社会的通常的宗教，成为阶级压迫的工具，并成为旧世界统治阶级的支柱。蜕化了的基督教，甚至在说教中劝诱奴隶必须服从主人，妄言统治者的一切权力都来自“上帝”，要人们宽赦，慈悲，不反抗，因此，马克思说，早期基督教也曾充当过奴隶制度的辩护士。列宁更进一步痛斥基督教为“精神的鸦片”，德国著名作家海克尔论证说：“罗马天主教的世界统治，首先在中世纪打上了它的阴暗烙印，这种世界统治意味着，一切自由精神生活的死亡，一切真正科学的倒退，一切纯粹伦常的没落。”<sup>⑲</sup>“从第四世纪到十六世纪，罗马天主教差不多全面统治和毒化了欧洲和欧洲

的精神生活。”②而基督教当年以及后世的这些阴暗面，在小说《君往何方》里边，显克微支为我们连提示一下都未做到。使徒彼得、使徒保罗都给描绘成为半人半神。彼得殉教的描写，作家竟写做：“所有在这儿长跪环跪的民众，竟无有一人认出，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位老人，正是他，才是这座城池的真正统治者。代代帝王可以嬗递，路路蛮族大军可以消灭，绵绵岁月可以流逝，但这位老人对罗马的统治将延续而不坠。”作出这样的颂歌，既反映出作家自己的宗教情绪，同时也反映了作家世界观的局限性。

最后有必要提一提的，《君往何方》蕴有一个延伸的含意，即，在尼禄·凯撒的迫害下，使徒彼得曾一度出亡，路上与基督相遇，彼得问基督：“君往何方？”基督回答说，他去罗马，准备二次上十字架，为世人赎罪。这样，彼得得到感悟，羞惭无比，立即返回罗马，重新进入战斗岗位。终于彼得死难了，殉教了，但基督教却胜利了。作家以此为题，实际是向波兰爱国者提出一个问题，在俄国凯撒（凯撒即沙皇的别译。）的残酷迫害下，大批逃亡国外的爱国志士，究该何去何从。因此这部传世名篇，不止揭露了黑暗，也为人们指明了斗争方向和斗争前途。

这里顺便说一说的，是中译者移译此书时，正身逢大难。十年“文革”时期，中译者风尘沦落，以“牛鬼蛇神”身份在服劳役，正是处于如此不堪的情况下，于顿挫中，不仅完成了这部名篇的译作，同时又译成了显克微支的另一名篇《火与剑》，以后又完成了《洪流》的译作。英国女王诗歌奖获得者

恩利特博士在了解得我这译作的过程后，曾对我这么说：“是不是可以认为，处于那种情势，是显克微支的作品复活了你的写作生命？”我这样回答说：“翻译显克微支作品的每一个夜晚，我都沉浸在幸福的艺术享受之中，显克微支的爱国赤忱对我的激励，是我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这“艺术享受”，这“激励”，自然包括《君往何方》当日给我的精神滋养。一九八四年，波兰政府决定颁授我“波兰人民共和国文化艺术金质奖章”，波兰方面确是把我译作《君往何方》的劳瘁也估算在这褒扬之内的。因为他们知悉，湖南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此书，波兰方面由衷地对此表示欣慰。

此书根据的译本，为英国的霍加斯氏英译本。霍加斯氏为英国的显克微支作品的权威译者，他在再现显克微支的艺术个性方面有独到的贡献。这个版本较《君往何方》原文，确有若干删节处，然细考霍加斯氏用意，目的端在于文辞的洗练和精粹，以便更能突现显克微支“文采都丽”的艺术风韵。中译者认为，作为一种普及性版本，霍加斯氏的努力不是无功的。因此仍依照霍加斯译本原样译出，以饯我国广大读者。

梅汝恺

一九八四年底于南京

注：

①②③④⑥⑨⑪⑫引自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

⑤引自恩格斯《启示录》。

⑦⑩引自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总结》。

⑧引自《孟子》。

⑬⑭引自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

⑮⑯⑰引自艾芙·居里《居里夫人传》。

⑱引自“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纽约版。

⑲⑳引自海克尔《宇宙之谜》。

## 第一章

佩特罗尼乌斯<sup>①</sup>差不多一直睡到正午才醒来，昨晚他参加了尼禄皇帝<sup>②</sup>的酒宴，在杯觥间消磨了宵夜，每逢如此，他总是感到累得不行。相当长时间以来，他的健康衰退了，以至在他睡醒的片刻，他总是越来越感到痛苦，可是，每回只消遛过早浴，再照常例给按摩一通，顿时他就筋舒血活，精力回苏，而当他离开结束沐浴的涂油间时，他那目光闪射、风采雍容，那种神俊，就连世称美男的奥托<sup>③</sup>都别想能赛过他。总之，他当之无愧地赢得了“风流贤宰”的雅号。

在头晚的御宴上，他曾跟尼禄、琉康、塞尼卡<sup>④</sup>就妇女有无灵魂的问题大大地议过一番。这会，他盖一条雪白的埃及产的亚麻布被单，正躺在按摩榻上，两名壮实的浴奴或称做沐浴侍者的，正用手蘸着芳香油给他按摩肌肉，而他为了等待燥气间<sup>⑤</sup>的暖热，并借助两名侍者的手的温馨，让温热通过按摩，沁遍全身，祛除疲困，此刻的佩特罗尼乌斯由不得慵倦地闭合起眼睑。

终于，他抬起眼皮，首先问天气怎样，接着又问那个珠宝商人伊多美尼乌斯有没把答应由他品鉴的珠宝送来？下人回答说，这会气候佳美，从阿尔本山还吹来轻徐的风，至于那名珠

宝商人，直到这会都还没照面。听此回言，佩特罗尼乌斯就重新闭上眼，准备让人把他送进温水浴间。正是此时，一面帷幕掀开，报客家奴报禀，说玛可·维尼西乌斯驾到。

佩特罗尼乌斯当即吩咐引请来客，在温水浴间相见。他自己也就给送进那面浴间。维尼西乌斯，乃是佩特罗尼乌斯一位嫡姐的儿子，这位名门闺秀嫁的是先帝泰伯利乌斯<sup>⑥</sup>驾前荣膺执政的玛库斯·维尼西乌斯。现在，小玛可，正服役于讨伐帕提亚人<sup>⑦</sup>的考布罗远征队里，由于休战，小玛可·维尼西乌斯这才回了罗马。对于这个小伙儿，佩特罗尼乌斯怀有某种溺爱之情。小伙子精于武技，即便在最浪荡的时刻，他都懂得如何自制，并使自己只流连于美学情趣的社交圈子里。而正是这种能耐，他佩特罗尼乌斯是把它品评得高于一切的。

“向你致敬，佩特罗尼乌斯舅舅！”青年人见面嚷道，“愿所有大神给你赐福，特别愿药神阿斯克里庇俄斯和受神基浦莉丝给你赐福。”

“欢迎你回罗马，”佩特罗尼乌斯回说道。并且从裹着身子的精致的卡拜斯<sup>⑧</sup>的衲褶中伸出手来：“愿你在战后美美地歇一歇。那些亚美尼亚人有什么消息吗？呆在亚细亚那阵，你也去过比西尼亚<sup>⑨</sup>吗？”

尽管现时佩特罗尼乌斯以善感多情酷爱作乐寻欢著称，但确然有过那么一阵，他曾任过比西尼亚的总督，而且一度确然算得公正而果决的。想起这段，他每每自安自慰，因为它证明，若是他乐意为之，再尽力为之，那么他原是能想成怎样的人，就能成为怎样一个人的。维尼西乌斯回说道：

“有次为了给考布罗搬救兵，我曾去过赫拉克里亚<sup>⑩</sup>。”

“赫拉克里亚吗？呀呀，当年在那儿，我曾结识过一个柯尔契斯的小姐儿。真要得，这个小姐儿，喝！我愿拿所有这些罗马离婚过的娘儿们去换，哪怕连波波娅都不除外。不过，这全是过去的事儿喽。可你跟我再讲讲，帕提亚前线究竟怎样？当然，倒不是我对什么沃罗斯基赛们，铁利戴特们，提格累尼们有什么兴味，对这些蛮族，小阿卢兰纳斯有个说法，说他们在老家，四脚落地过日子，可一跟咱们照面，他们都自当是人丁了。不管如何，在罗马，谈他们的事儿倒是谈得挺多，毫无疑问，因为谈别的事有凶险。”

“要不是考布罗，那么打仗的结局会是够呛的。”

“考布罗么？我愿凭酒神巴柯斯<sup>⑪</sup>起誓，他够称得是尊名实相符的战神，一个真正的玛斯<sup>⑫</sup>崽儿，一位伟大的将军，是条忠贞憨愚合做一体的好汉。我喜欢他，倒一点不因为他还能吓唬尼禄，我才这么喜欢。”

“可考布罗并不憨愚。”

“或者不吧，匹尔荷<sup>⑬</sup>说得好，愚和智一样，两者并没有什么不同。”

维尼西乌斯讲起了战事，佩特罗尼乌斯却闭起了眼。这慌得青年人忙改变话题，不由得问候起舅舅的健康来。

佩特罗尼乌斯听了问候，才又把眼睁开。

他的健康怎样？当然，绝不能算好，但也绝没坏到小西赛那那种程度。小西赛那知觉麻木，就连某日早晨坐在浴间里，他还问：“到底我坐下没有？”但就整个说，佩特罗尼乌斯并